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金鍾傳
第十六回 辭高僧偶逢店主 訪故友力勸農人

話說申、李二人辭了悟澈和尚，到了自己寓所。忽從屋中跑出二人，前一人手持利刃，直向申孝思斲來，申孝思幸而閃開，又向李金華便是一刀。那李金華驚唬之間，何曾提防，刀落之際，那後一人忙跑一步，將有一人之手托住道：「大哥勿得凶莽。」孝思一看，似與後一人相識。但慌促之間，難辨姓名。見他止住前人之刀，申、李二人方才入座。那二人也隨之而進，後一人跪於孝思面前道：「申大爺不認得我麼？」孝思道：「雖然認得，卻忘了名姓。為甚麼來到寓中？你那伙伴是誰？為甚麼持刀行兇？可一一說來。」答道：「你老曾住在我那店中。我那時在店中跑堂，自從你老去後，因兄弟不睦。我哥哥將我趕出門來，走到河西塢，才碰見他。他姓名習正，因遭繼母之變，不敢回家。我隨他進京。一無所有，討飯又覺害臊，無法可使。他說不若偷點東西，作此卻不害臊可笑。咱們二人略以餬口，不料來到者裡遇著你老。他不認的，不怕拿住，所以致此。」孝思道：「好一個任習正，你不習正，竟想做賊，幸而遇著我們。若遇他人，將你拿住，如何是好。我也幸而遇見你們，若遇他人，亦死在刀下。你者個人倒是叫麼？」答道：「姓賈名尚真，我哥哥名喚尚德。」孝思道：「你者就不是，你在家中忍耐一二，又有何妨。況且那是你的胞兄，就是受點委屈，也不是外人。何苦跑到外面來，任意胡行。」者個任習正說甚麼遭繼母之變，你不能善體親心，以致受些搶背。你再不安分，叫父母多生些氣，者才將你趕出。你娘是繼母，就算不疼你，父親可是親的呀。你跑出來不回去，你想為老的心裡，果然不想你麼？豈不知虎惡不吃子。當時氣在頭上，打你幾下，罵你幾句，又待怎樣。你那小時，你的老的怎樣奶活你？指望你長大成人，成家立業。縱繼母不慈，你要善體親心，曲承母志，那才不愧子道。況且父母打一下，便給你添上一點福，罵一句，便給你消去一點禍。怎麼你就不仔細想想，者還罷了，你跑出來，做點好事。那怕要飯叫街，也比者個強，窮死別作賊，你就沒聽見說麼？」任習正道：「你老說的雖然不錯，總是不知我家的事。我若有一點耐的住，也斷斷乎不肯出來。實在是百出無奈，方跑到者裡，者一回事，只求你老海量，不與我們一般見識。此際煞費斟酌，若係慣賊，不與他一般見識。則縱惡養奸，倘係初犯。即與他一般見識，則阻人自新之路，申、李之不與他們一般見識者，蓋汲汲化惡為善之婆心，非一味慈悲已也。從今以後，再也不作者個了。」

孝思道：「做與不做在你，放與不放在我。雖然者麼說，你可別要想錯了。我放了你，你再做者個，恐怕遇不見我了罷。那是必然。賈尚真你在家中，不過受哥哥氣，者個事要受了氣，可就難以為情了。依著我說，你們快回去罷，到家中，就是父母也罷，哥哥也罷，找上個人說說，賠上個禮，還有甚麼事。以後無論麼事，皆要忍耐謹慎。無論怎麼受氣，總不可往外跑，總有個時候受出來。你只要事事不錯。再能勤儉著點，那父母哥哥的心都是肉長的，莫非鐵打的麼。不用跪著，各人受著點難，快快回家罷。」金華道：「你叫他回家，他莫非喝著風走麼？」孝思道：「誰叫他跑出來哩，受點罪也不抱屈。」金華道：「他們回家，路上沒有盤費，倘蹈舊轍，枉此一有。」無量慈悲，曲成人美。

說罷到了裡間，見李忠還在床上睡覺，也未敢驚動他，非寬此僕。實掩彼惡。悄悄的拿出京錢四串，遞與賈尚真道：「者幾串錢，不成敬意，也算報你救命之恩罷。以直報怨，非故嘲笑。你倆有者幾串錢，也就可以到家。剛才申大爺所說，那是金石良言，切莫忘了，速速回去罷。」二人叩頭謝過，出門而去。金華見他二人去了，方將李忠叫醒道：「你者覺睡得不錯，幾乎被盜。要不是我們回來，還不知沒多少東西哩。」李忠道：「賊跑了麼？」金華道：「他見了我們不跑，還等著甚麼？暗點孝思，勿得洩漏。你到街上僱下輛車，明天早晨起身回善莊。在那裡住了大半年，臨走莫非不去看看麼？到那裡住幾天，再打整回家。」李忠到了街上，將車僱成。一夜休提，不覺天明。申、李主僕將行李打好，吃了點點心，那車也就來了。辭了房東，上車而去。

正午時候，方到善莊。下車進了觀音堂，見院中多少人在那裡亂嚷。還捆著一個人，不知為的甚麼？又至到了東禪堂，見杜兩亭的家人，在那裡煮茶。杜兩亭卻未在屋中，僕人道：「李老爺回來了麼。」說罷出來同李忠將行李搬進，打發車子回去。者時杜兩亭也就回來，杜、李、申三人相見，將那被黜的話問答了一遍，方才落坐。金華道：「者裡人們是甚麼事？」僕人道：「聽見他們說，者麥子將熟，有人捋穗，被他們看見拿住。也不知是打他？也不知是罰他？」金華道：「掐幾個麥穗，就者麼利害麼？」便帶出不平。僕人道：「聽見說捋的不少。」金華道：「捋的就是打二斗，也不該收拾者麼個樣。」兩亭道：「他們這叫作甚麼青苗會？」金華道：「甚麼是青苗會，咱們那裡不懂者個。」兩亭道：「者青苗會是公看義坡。若是拿住偷莊稼的，論其所偷之多少，酌量議罰。有掐一穗的，罰麥子一斗。到了大秋時候，所偷何物，全照一穗一斗罰。若是多不可數，合會公議。議公而理未必公。如不受罰，送官究治。」金華道：「無怪乎不出好人，叫他們就逼壞了。者掐田捋穗還有富的麼？若有一斗糧，又不做者個哩。拿住者麼個罰法，一斗還可變賣抵擋。吾想既然捋穗，必不能掐一穗。若是多了，必然多罰。輕則折賣一淨，重則逼死人命，足見此會不善。以致有不欲死的，又無可抵擋。不是圈人賭博，便是夜間偷盜，者是誰的過失？況且他掐也掐不窮，他總沒有種的落的多。再者者也是素日待窮人過於刻薄，借不借給他，求不賞給他，叫他無門可投。好容易盼到麥大二秋，想著掐掐湊個三斗二斗的，又立下者麼個會，便將他逼壞了。者個會也在例麼。掐莊稼的人，該個甚麼罪呢？真令人可笑，真令人可恨。者麼個罰法，倘乎得罪下不講禮的，該著說出來火神爺哩，者火神是誰請來的？」

兩亭道：「你者是對誰說？吾又不是青苗會的會頭，你老哥怎麼望著吾發落起來哩？」孝思道：「好麼落了第，那氣沒得出罷。」金華道：「者是麼話？者個事真關乎風俗。若是怕有此等事，那守望相助，也是古禮那有者麼利害的。者不是鄉下老兒坐朝廷麼？可恨的狠者風俗，越逼越壞。總是設個善法感化他們，才是正理。」兩亭道：「吾久有勸他們的心，總是不投機會。今日趁著者個事，到可勸戒他們。」說罷三人一同出去，不知向那些人說些甚麼？下回分解。

注解：

隱惡揚善，是第一功德。勸善懲惡，是無上陰鷲。任習正持刀行兇，律以國法，應在不赦。而申、李二公，憐其窮而宥其罪，論以義而匿其惡。既示以孝弟之行，復賜以回家之費，仁慈之性，寂然而蘊。悲憫之情，感而遂通，其勸善助惡之懷抱，蓋有不容自己者焉。然世道之不古也，善機不露，惡習成風，種種壞俗，屈指莫罄。即如青苗會一節，其弊有不可勝數者。彼遊手宵小，不甘農食，固所當懲。若夫嗷嗷待哺，無產資度，拾麥掐禾，藉為小補。隴頭之芻雖無幾，灶底之塵即不生。而竟刻意防範，虞其漏網，此唱彼和，恃為得計。夫計則誠得矣，吾恐禍端由此百出，將所失不抵所得，受害不淺。莫知所致故憫世者目擊神傷，不覺言之過激也。

理注：

申、李二人，辭了悟澈回寓，忽然從屋中跑出二人，手持利刃，行兇，問明姓氏，一個是賈尚真，一名任習正。賈尚真是後天氣，任習正是後天之精。後天氣有自溢之病，故有持刀相殺之說。修道之人看到此處，要切實用意。於申孝思相識，是後天之精氣，卻彼先天救回，故有挪贈盤費之意。任、賈二人，得助順河南行，卻是任督二脈，順河車逆水上行，是也。二人去後，申、李又到善莊，是身心清徹，自然又到至善之地也。與杜兩亭相見，杜、李、申三人相會，原來是三五歸一也。又聽院中捆著一人，乃鄭立身，是用武火煅煉工夫太急，故有縛捆之說。青苗會，卻是公看義坡，是收其放心而已。更改恤貧會，是用文火溫養之功矣。

偈雲：

先大後天兩相攻，即是持刀來行兇。

凝心忍耐歸源所，卻是先後兩相逢。

儒雲：

知止定靜用正心，非禮勿動是持身。
曰思無邪言一蔽，亟養太和永長春。
釋雲：
戒津精嚴佛家行，欲為根本第一病。